

前言

言及香港道教，立即聯想到的是散佈在街道或郊外的廟宇道觀，以及若干年一屆在郊外農村或離島舉行的名為「太平清醮」的大規模祭禮和執禮的道士等。廟宇道觀多已成為觀光勝地，從建築外觀便可認出。但香港道教還有俗稱「道堂」或「道壇」（以下統稱「道堂」）的另一種形態，在市區林立的唐樓中從事「扶乩」這一中國古老的降神術以及誦經活動。這類屬於道教系統的宗教團體，由於並沒有明顯的外部特徵，所以不太為人所知。在此，邀請諸位涉足筆者最早訪問的一處「道堂」，亦即日後成為筆者主要調查現場的「信善紫闕玄觀」，作為個案來觀察該宗教團體的扶乩儀式。

「信善紫闕玄觀」位於香港九龍半島市區相當熱鬧的深水埗，除有許多電腦及其相關用品專賣店集中在地鐵站附近之外，深水埗並無特別值得一看的地方，因此鮮有游客光顧，匯集於此的基本上都是當地人。走出地鐵站口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混沌場景，一些男人在街道兩旁擺攤，賣一些電器五金、盜版CD等五花八門的便宜雜貨，不少婦女則在推銷堆在流動小攤檔上的假名牌T恤衫，路旁擠滿了賣油炸小吃和章魚腿的流動小食檔，四處飄散著蝦醬的氣味。尤其在上午，那些設有市場的街道裡青菜、活雞、裝鮮活魚蝦的水箱堆積如山，顧客必須見縫插針地在人群中穿梭，同時還要小心不因丟棄在路旁的魚鱗、菜根滑倒。此外，這一帶還集中了不少衣料

批發商店，一大早便聚集了許多來入貨的人，所以這一帶又有「天光墟」的別稱。

然而，從這裡經荔枝角道來到鄰近深水埗碼頭的醫局街，行人便明顯減少，特別是到了舉行晚場扶乩儀式的八時左右，就變成幽暗而近乎無人的街道。自1950至60年代，從深水埗到大角咀一帶的海岸停泊大小船舶甚多，碼頭附近的街道也曾排滿各式攤檔，但隨著不斷填海，這一帶現已失去了往日的喧鬧。

醫局街有一古舊的天后廟，清代時這裡曾是海岸，人們以捕魚為生，但現在能夠反映當日漁村景色的就只剩此天后廟了。

照片1 醫局街信善紫闕玄觀招牌(2003年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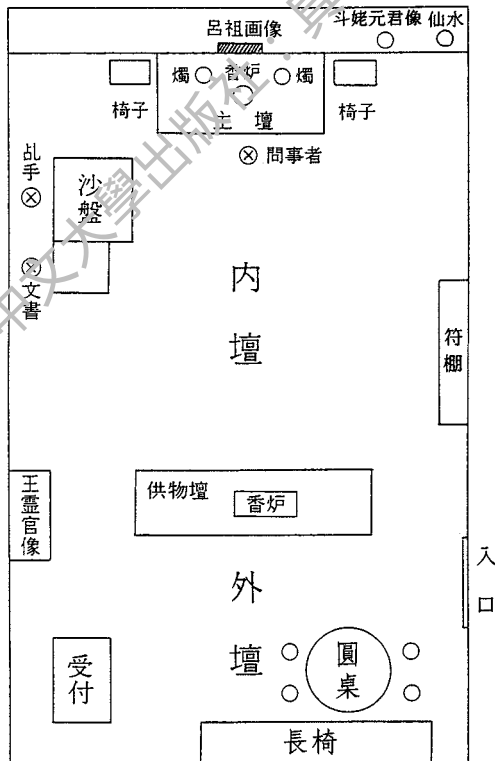


紫闕玄觀坐落在醫局街與北河街、南昌街交匯的街區之中，經過天后廟沿醫局街步行，不久即可看到面向街道的一座唐樓門口寫著「信善紫闕玄觀」的燈箱招牌(參見照片1)，指示此樓頂層6、7樓

即是該道觀所在。唐樓建築相當老舊，當然沒有電梯，只能登上斜窄的樓梯。由於樓梯過陡，中途需要歇息。所經樓層是普通住宅，透過鐵閘的空隙可以看到紅燈籠罩下的供奉祖先的「神檯」。有的單位被隔成很多小房間，住著好幾家人。深水埗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。

終於到達6樓，樓梯轉角處置有福德祠，上樓的信徒至此均合掌禮拜。面向福德祠右手邊的房間是牌位堂，牆壁上整齊地排列著嵌有死者照片和姓名的白色瓷磚牌位。平時堂內相當清靜，僅見打掃場地和添加線香、供品的年老女信徒的身影。左側房間儲藏有各種草藥，晚上八時點過後，在這裡可以見到一邊閑談一邊按照扶乩所得處方抓藥，或練習誦經的信徒。

圖1 信善紫闕玄觀「呂祖殿」佈局圖



再上到7樓(實為樓頂天臺上添蓋的幾間房屋)，是信善紫闕玄觀的主殿——呂祖殿，以及廚房和擺有飯桌的大棚。呂祖殿朝向街道，面積並不大，入口附近置有事務檯，窗邊木制長凳上堆放著道袍和法器，長凳前有圓桌和圓凳(參見圖1)。坐在事務檯前的通常是位身著中式外套、曾任酒樓經理的老先生，初看上去似乎不易打交道，聊熟了則會發現他是位相當隨和的長者。

在接待處與內壇之間是一紫檀木制的細長祭壇，上置香爐、供品和漂著榕樹葉的玻璃水樽，信徒進來時首先將其中的水灑些在身上，潔淨身體後便朝裡面的祭壇及左側的王靈官像稍微行禮。王靈君是任何道觀都必供奉的道教護法神。

照片2 信善紫闕玄觀之呂祖殿(中央為「呂祖真像」，1991年攝)



主壇中央安放著一幅稍顯模糊的黑白頭像，即信善紫闕玄觀的祖師「呂洞賓」(又稱「呂祖」)的相片(參見照片2)。香港道教團體所奉呂祖像從塑像到繪畫各式均有，而供奉真像的則只有信善紫闕玄

觀及其同系的法壇。呂祖像右側放置偉明先師牌位和斗姥元君像，左側為信善啟派列位師兄牌位，其周圍牆壁遍貼八卦、太極和各式符籙。供桌上擺放香爐、燭臺、巨大的木魚、果盤，祭壇兩側是兩把套有紅色椅罩的紫檀木椅，信徒相信在扶乩中諸神之氣即降臨於此。

臨近晚上八點，便看到男女數人陸續登門，認真地往放在圓桌上的粉色和白色紙上寫字，白色是「求方紙」，粉色為「叩事表」。前者是為了向呂祖討得藥方而寫癩狀的紙張，後者則書寫求問呂祖的各項事宜。填寫完畢交給信徒，過後將舉行針對個人的扶乩儀式。

照片3 信善紫闕玄觀的乩手(1991年攝)



在填寫「叩事表」的過程中，房間裡的人漸漸多起來，稱為「弟子」的信徒開始將堆放在牆角的跪墊依次排放在祭壇前地上，然後站在其後，雙手合在胸膈膜處，主壇前並不寬敞的空間並排站有一二十人。終於，經營旅行社的肚腹稍顯的觀主和一位中年男士匆匆入內，他們二人隨意披著長及足面的深藍道袍，面向祭壇跪在最

前面。不覺中主壇左前方已擺放了約80公分見方的淺底木箱，一男立於其後，打開木箱蓋子，可見正方形箱中鋪有白砂，其上斜置T字型細木棒，這木箱和木棒就是扶乩所不可缺少的用具——「沙盤」和「乩筆」。一男兩手食指和拇指輕拈T型木棒兩端，他就是進行扶乩的靈媒，即「乩手」。乩手身著便服而非道袍（參見照片3）。

乩手右側置有小桌椅，一男落座其間，桌上放有普通紙筆，此外還有印著信善紫闕玄觀字樣的大張記錄用紙。

時鐘敲響，表示八時已到，站在祭壇右側的婦女開始燒符，位列第一排身著道袍的觀主遂行跪拜禮並敬茶敬酒。祭壇前的信徒三跪九叩之後，便跪在墊子上雙手合十。不久T字型乩筆就在沙盤上動起來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最初緩慢地畫圓，然後突然間加速，走勢也趨於複雜。只有乩筆和沙盤的摩擦聲在房間中回響，不久戛然而止，但聽乩手朗聲讀出一句，鄰座男士在記錄本上迅速寫下，乩手隨即掃平沙盤，馬上再執乩筆，於是乩筆又在沙盤上開始自在運行，不久乩手停下來再朗讀一句。如此反覆大約五次，乩手放下乩筆，信眾起立，稍稍行禮便收拾坐墊，其間有人到書記旁查看記錄下來的呂祖訓示，有人下樓包藥，各行各事。

不久即按交表順序點名，被叫姓名的人到主壇前跪下，開始為個人實施扶乩，過程基本與剛才相同，在朗讀幾句詩之後，一聲「得」表示結束。事主感恩禮拜。問事者得到一張紙，錄有詩句，若有不明之處可以請信徒解釋，亦有溫和地逐句說明的信徒，但大部分都冷淡地一句「看看就明白了」便打發了。求方者得到寫有草藥名稱和用量的藥方，便下樓請人抓藥。間有處方是用朱砂畫在黃紙上的符籙，內壇右側牆邊隔架上放有各種信徒手繪的符籙，常用的處方是「五雷符」，即用朱砂在黃紙上畫大大的「呂令」下書「五雷」，此符據稱可治百病。其它處方包括祭壇右端白色水樽中的「仙水」，盛出一杯以手指對之畫符，或令事主飲服，或澆灑其身。

信徒中雖有深水埗的居民，但大多數住在其它地區，甚至有人

遠從新界屯門乘將近一個小時巴士前來。大致以中高年齡層為主，間有二十來歲的年輕人。屬於非信徒的一般事主也是各色人等均有，參加早晨扶乩儀式的以貌似家庭主婦的人居多，而參加夜晚扶乩儀式的則顯然以下班的男女公司職員為主。其中最多的是因感染風寒或身體不適而求草藥或符籙處方的人，也夾雜一些事業、搬遷、家庭問題的求問者。

至夜晚九點，信徒進行簡單的禮拜，乩手也開始興沖沖地收拾沙盤。扶乩儀式結束後便可立即回家，有時也會從隔壁的廚房裡傳出「有粥啊，吃些再走」的招呼聲，或者大家結伴到附近的小食檔「食宵夜」。大約十點左右，最後離開呂祖殿的信徒負責關燈、鎖門。

筆者在香港期間除信善紫闕玄觀之外，還走訪了多家稱為「道堂」的宗教團體，結果發現這些宗教團體在規模、供奉的神祇、扶乩的方式、活動、信徒的社會階層等方面雖有細微差異，但大體而言實有諸多共通之處。諸如試圖藉扶乩與神仙交流；以儒釋道渾然合一的宗教倫理觀為基礎，其中尤其標榜道教；定期舉辦法會，或為死者舉行功德禮儀；進而展開形式多樣的慈善活動。同時，還了解到那些成為郊外觀光地的大型道觀，追本溯源也是由這類唐樓裡的宗教團體起步的。

本書的研究目的在於刻畫出「道堂」——近代中國巫術與道教的組成部分、屬道教系統的扶鸞結社——的現狀與歷史演變，旨在藉此反思既有的中國宗教研究分析架構，並提出新的觀點。為此，在序章首先檢視近年來本領域的研究動向，進而闡明筆者的研究前設、方法與課題。